

晉乘蒐略

(清) 康基田 編著

壹

山西古籍出版社

出版說明

晉乘蒐略三十二卷，是清代康基田修成的一部大型編年體山西通史長編，上起唐堯，下迄明亡，記載了四千年的山西歷史。

康基田字仲耕，雅號茂園，山西太原府興縣人。生於雍正六年（公元一七二八年）三月初八，卒於嘉慶十八年（公元一八一三年）臘月十四。乾隆二十二年中進士，做官五十年，前二十年在江蘇、廣東、河南任知縣、知府。後三十年是他政治生涯的主要階段，中間乾隆朝做過江蘇按察使、江南河道總督、安徽巡撫等官，嘉慶朝歷官江蘇巡撫、河東河道總督，以及廣東、江西、江寧布政使。這三十年他長期兼任和主管河務，對舊黃河治理有卓越貢獻，所著河防籌略、河渠紀聞，為中國水利科學重要遺產。康基田的著作還有合河紀聞、合河方言和他的霞蔭堂詩集與文集。

中國史學發展到明清時候，史界興起編修方志的熱潮，尤其清朝，鋪天蓋地，修出各類志書六千五百多種，這是封建社會晚期特出的一個文化現象，康基田的晉乘蒐

略正是這個時代的產物。明清所修山西地方志，現存四百多種，晉乘蒐略是唯一的一部編年體作品，全國地方志中也不多見。中國的編年史書，大抵孔子春秋立教化，司馬光通鑑述國政，晉乘蒐略叙地方，它們代表了編年史演變的三段主要歷程。孔子、司馬光都是在絕筆兩年後死去，康基田也是在他死前的二年寫定刊行晉乘蒐略。

孟子離婁篇提到古晉國史書晉乘，後人誰也不曾見過，康基田借用了這一名稱，「蒐輯舊聞，參稽列史，旁采百家，薈萃成冊」。他修史的目的是，備一方之古今，通其意於天下，使人們看到今勝於昔，擁護當代政府。

全書八十多萬字，二倍於史記，語言奧博質樸，端莊嚴肅。體制方面，熔左傳、通鑑於一爐而出之，編次條目以正綱領，詳盡本末以存史實，隨手作注以訓文字，遇疑考證以辨真偽，有感加按以斷曲直，並且各朝卷首都列地理沿革，全書最後附當代行政區劃，形式周備，渾然天成。內容方面，包容了自然環境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凡他認為有關於國計民生，有關於治道風尚，或者認為不可埋沒的文物掌故、佚聞逸事，都采入叙明來歷軌迹，為其立言，尤其邊防水利和明朝一段敘述，十分詳細。史論方面，有的借前人成說，有的自己做出評斷，像卷二九論葉淇改折漕糧，評說「計臣之誤國，甚於諛臣之蔽聰也」，卷三〇下論翁萬達議復河套，評說「天下之事因乎勢，天下之勢從乎時」，有許多這樣洞若觀火的大家論斷。史料方面，書中保存了歷代

許多野史資料和大量的碑刻、游記、章奏、詩文以及某些藝術資料，有的原件已經失傳；實地調查來的材料，像卷二九關於金狀元劉海的故居，卷三二下關於明周遇吉的籍貫，都不見於以往的文獻。這些都有一定的史料價值。

作者主要是在五十歲以後業餘從事寫作，集中寫作則在八十歲以後，所以全書整體上比較粗糙，編年、史實、史論、技術各方面都存在或多或少的錯誤和問題，也有一些方言帶來的文字錯誤。就他本人來說，大致史識勝於史學，有融會的才華、少貫通的實力。就這部書來說，材料征集豐富有餘，剪裁錘煉不足，體制周而不純，敘事詳而不密。

此書只有康家自刻的一種版本，鈐題「霞蔭堂藏版」，霞蔭堂是康家的室號，嘉慶十六年（辛未）鋟梓。我們的整理、點校格式悉依中華書局二十四史標點體例，又參照吸收了該書局古籍點校通例（初稿）中的若干規定。原文一律不動，訛、脫、衍、倒處，加圓括號，改正的加方括號，以保持原書面貌，校記附在各卷之後。

另外需要說明的有：

（一）本着對社會負責的精神，書中凡引用古文獻，作者注明出處的，我們都找原書核對，未注明出處的引文，也盡可能考尋其來源，據以校勘。尤其我們認為是作者主要依據的幾種書，包括御批通鑑輯覽、雍正山西通志、讀史方輿紀要、天下郡國利

病書以及十三經、二十四史、資治通鑑，不論是否屬於引文，統皆考出來歷逐段逐句比勘通校，以求主體真實可靠。他校方法外，可能者也制出索引做本校，有把握的情況下偶而也用理校，給讀者研究提供綫索。本校和考證性他校都是吃力的方法，理校是危險的方法，這也是針對此書只有一種版本，我們認為應當下這樣的功夫。

(二) 引號用於言語或強調。書中引文，常有省改或加入作者之言，為避免誤會和統一形式，凡引用之文，只標冒號不標引號，在句尾用句號以明起訖。文句節奏協調、文義並列關係明確的分句，使用分號，以免埋沒作者文采，一般分句用逗號或句號替代。文勢不能用句號圈斷，而義有層次，逗號不足顯示者，也用分號區別。具有專指意義的人名、地名、朝代名及民族名稱，都標專名綫，泛指的不標。謚、廟、尊、官之號，一般不標，意在專指者標專名綫。原書為頂格起段，段末有恰好行滿而與下段緊接者，都根據內容分出段落，起段降兩格排印。

(三) 應當改正的文字，不改句子不通者，可確認其誤而不改有感視聽者，據可證文獻改正，出校記說明。凡有礙原書編年序列，有傷原文文脈，以及非引文之文，或引書因版本不同而文字有異，雖錯不改，只用校記指出錯誤或存疑。避諱之字，一律徑改，如避康熙「玄」作「元」，避雍正「胤」作「允」，避乾隆「弘」作「宏」等，同類用法只在各卷首次出現的地方出校記說明，以後不再出校。筆畫小誤，顯係誤刻

者，如己巳、日曰、圯圯、千千等，描正徑改。俗體異體字，已經死亡，生僻不常見者，都按現行古籍標準字排印。

(四) 校勘記中，參校的書籍，二十五史及資治通鑑我們用的是中華書局標點本，凡康書有誤而標點本已有校記，或因使用版本不同而與標點本文字有異，如無新的證據及見解，我們的校勘記中只寫明某史「某某」校爲「某某」，標點本某史「某某」作「某某」，不再重復考證。其他參校各書，有標點本的，采用通行的標點本，不致誤的不注明版本；未標點的書，有兩種以上版本的，在每冊校記首次使用的地方注明版本；書名較長，首次使用處用全名，以後用簡稱，如天下郡國利病書簡稱郡國書等。凡康書文字出於同種書同條材料，在不長的一段內使用數處有錯，一般不逐條出校，在適當處出一合校，兼及上下，以免繁瑣。

這部書卷帙很大，點校整理有一定難度，可能有不少錯誤和不到之處，希望讀者隨時指正。

晉乘蒐略點校組（衛廣來執筆）

凡例

一、晉爲唐虞故都，教化先及，數千百年間，治亂循環，不能昧厥源流。通志及郡縣志循次類叙，例不兼及，此書稍補所略。

一、天文占驗，考治得失，志悉詮列。然魯梓慎、鄭裨竈各言晉、鄭灾而有驗有不驗，子產曰「天道遠，人事邇」，茲不備載。

一、神怪之事，多涉玄異。語誕志荒，概不列入。

一、禹貢奠高山大川，太行、恒、霍、五臺、大河、汾、澮、漳、沁、桑乾諸山水皆經體之大者，書中援證特詳，以次附列。

一、前代人物，舉其傑著見於正史者，不分門類，循世叙錄。不及時賢，以俟將來。

一、九邊要地，晉居其五。今西北一帶，拓境至二萬餘里，晉地俱在堂宇，無邊可言。但歷代邊防，爲時事之要，故詳述之，見前人規畫之難，誌我朝威德之盛。

一、輿地沿革，隨世代列於篇首，以便省覽。

晉乘蒐略序

自古聖人不易民而治，今之民猶古之民也，世人動以三代而下治道不能復古爲言，噫，此封德彝之所以見鄙于鄭公也。以余所歷四方，風俗之厚，人心之淳，莫如晉。其民習勤儉而知廉耻，有先王之遺風。蓋平陽、蒲坂、安邑爲堯、舜、禹三聖人舊都，其教澤入人深而感之也切，故至今風氣獨殊，非偶然也。適茂園先生出所著晉乘蒐略見示，並囑爲序，余取而讀之，見其書雖爲晉之文獻而作，而上下數千年，凡有關於治道者，大小畢載，餘則刪不具錄，蓋史家著述之體固應如此。余尤多其斷自唐虞，示化民成俗之要，古今無二理，其立言足以不朽。至夫考證之精詳，文字之奧博，則海內有識者皆共嘆服，無庸余之贅贊矣。是爲序。

嘉慶庚午冬至後二日湘浦松筠拜題。

序

晉乘蒐略者，合河康茂園先生所著也。先生與先大夫同官吳中，爲執友，揚歷中外，爲天子清德名臣，舟車所蒞，旌節所臨，實政著於粵、豫、齊、魯、楚、吳間者幾六十年，迨今春秋八十有四矣。嘉慶己巳奉命來清江，綜河工財用，爰於暇日，取古今事迹之有關於山右者，薈萃而條貫之，斷以己意，疏證旁通。始自唐虞，迄於前明，上下數千年。畫山川以界輿地，險隘之防，控扼之要，可由此以識彼，縷指掌而聯臂肩也；表風俗以驗民情，剛柔之何以異宜，淳澆之何以易世，可觀政知德，備法戒而示塗軌也。本諸史乘，考諸圖經，彙歷代名人政理之成效，讀者瞭然，試之確然，非徒生晉言晉，土風是操，垂名山不朽之盛業，蓋將輔大化而臻上理，俾生平所未盡用於世者，於是藉手以報國家也。

夫學人仰屋著書，足不出戶庭，多易言天下事，一朝從政，如井田、車戰、周官、周禮，規古人之陳迹而仿行之，往往枘鑿不相入，無所成就，爲世訕笑。先生服官久

而慮事深，理河理民，見之經猷者卓著一時。而大耋之年，精心果力，孜孜不倦，出其緒餘，勒成有用之書，以信今而傳後。信哉，仕而優則學，通天地人之爲儒矣。兆椿自顧生平學未有得，從事於政，貿然無所執持，倘乎若迷，泊來三吳仕，輒與先生相接，幸以通家子侍杖履，奉燕閒之清教，顧未足以窺涯涘也，因讀是書，而更求益於先生，其有以訓不敏哉。

嘉慶十六年歲次辛未正月上元日雲夢許兆椿謹序。

晉乘蒐略序

晉之有乘，孟子以與魯春秋、楚壽杙并稱，而後世不見。使其得傳，縱不敢望孔子之春秋，豈出左傳、戰國策諸書下哉？近世錄史家者，正史之外，有雜史、傳記、地理之目，然考漢晉隋唐藝文之志，其存於今者十不及一焉。典籍文記易泯難留，誠好古者所深嘆惜也。合河康茂園先生蒐輯山西一省山川、疆圉、人物前人所紀，誠史氏所當知而不可聽其泯沒者，又以意論斷其得失，凡爲若干卷，取古晉乘以名之。先生之才足任史事，固無愧左氏之流。而其爲此書，及當耄耄之年，孜孜於撰述。君子之不肯棄日如此，豈非衛武懿詩之志乎？肅少嘗有意紀述之事，迨老無成，先生年長於肅而卒就此書，以存數千里疆土中數千年之掌故。今以書來，令爲之序，肅不勝嘆服先生用志之美，而復俯而增愧，非徒蒲柳之衰，亦志氣之情也已。

嘉慶庚午中秋日桐城姚鼐撰。

序

晉乘，仿於春秋，一國之語也，而其義通於天下。天下大勢始於西北，晉居深山，太行環衛於左，黃河繁絡於右，河山之會，堯、舜、禹嘗都之；神聖經歷之地，風教固殊，唐、魏之勤儉未之有改也。晉、宋南渡以後，士大夫遷離故居，文獻率多淹沒，史家執簡操筆，未嘗親歷其地，考證原委，而於地方之夷險紆直、人民俗尚之淳離厚薄，或有未盡焉。太原迤北，雁門、勾注之間，與翟爲鄰，堯時冀北拓地極廣，自陰山、高闕屬之榆中，今之邊塞皆在封內。漢置定襄、五原，唐置振武、天德，皆治兵於豐州，爲太原重鎮。然自漢、唐以還，北馬南牧，雲擾殆無虛日。議戰議和議守，征發遣戍饋運之苦，傷殘崩析流移之禍，震及婦孺。我朝神武遠揚，闢地二萬餘里，昔之重關雄鎮，今不啻堂戶庭宇，涵煦育養百七十年，民生不見兵革；鄉都縣鄙，耕稼如雲，樵牧相望，黃童白叟，歌舞康衢，前時艱難已習忘之。諺云「不上高山，不顯平地」，溯前艱而始知隆盛之難逢，猶涉危險而方識蕩平之可樂也。基田生長是邦，

見聞習稔而敬恭桑梓，尤不敢蔓泛耳目，昧沒原委，乃私述晉乘一書，自唐、虞迄今，山川風尚、人物時事、經體制度、邊防規畫、咸蒐輯舊聞，參稽列史，旁採百家，薈萃成冊，恒以己意援引疏證之。文取賅備，詞不愛奇，用備一方文獻，俾知我朝聖聖相承，教養生息，以媲唐虞之盛者。其來有自，非第如文川武水，侈陳鄉里之美而已，是爲序。

嘉慶十有五年歲次庚午三月既望合河康基田書於清江學舍之景賢書屋，時年八十有三歲。

目 錄

晉乘蒐略序(松筠)		一
序(許兆椿)		一
晉乘蒐略序(姚鼐)		一
序(康基田)		一
卷一(堯、舜)		一
卷二(夏、商、周)		七三
卷三(春秋)		一三五
卷四(春秋)		一九三
卷五(春秋、戰國)		二五九
卷六(戰國、秦)		三一六
卷七(西漢)		三七九

卷八(西漢)		四三七
卷九(東漢)		五二六
卷十(東漢)		六〇八
卷十一(魏、晉)		六七九
卷十二上(東晉、十六國)		七七四
卷十二下(魏)		八二九
卷十三(魏、齊、周)		九一一
卷十四(隋)		九九〇
卷十五(唐)		一〇六四
卷十六(唐)		一一六四
卷十七(唐)		一二二五
卷十八(唐)		一二九九
卷十九(五代)		一三六七
卷二十(宋)		一四六五
卷二十一(宋)		一五五〇
卷二十二(宋)		一六一五

卷二十三上(遼)		一六七九
卷二十三下(金)		一六九八
卷二十四(金)		一七六二
卷二十五(元)		一八二一
卷二十六(元)		一八九二
卷二十七(明)		一九七三
卷二十八(明)		二〇六五
卷二十九(明)		二一七九
卷三十上(明)		二二八七
卷三十下(明)		一三六七
卷三十一(明)		二四三八
卷三十二上(明)		二五一〇
卷三十二下(明)(含《讀史方輿紀要·山西》)		二五七〇
《晉乘蒐略》跋後		二六四一
後記		二六四三

晉乘蒐略卷之一

合河康基田茂園氏纂述

男

亮鈞

校字

太原古并州，汾水東流，帝堯舊都之唐國也。魏處河山之間，舜、禹所都也。詩集傳：唐在禹貢冀州之域，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帝堯舊都，^(一)周成王以封弟叔虞爲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乃改國號曰晉，後徙曲沃，又徙居絳。其地土瘠民貧，勤儉質樸，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焉。魏，本舜、禹故都，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南枕河曲，北涉汾水，其地狹隘，而民貧俗儉，蓋有聖賢之遺風焉。周初以封同姓，爲虞、虢、焦、滑、霍、楊、韓，魏諸國封土，^(二)晉獻公滅之，有其地，^(三)今河中府解州是也。

鄭樵通志：古冀州之境，西據河，河經嵐、石、隰、慈、絳、蒲六州之境，嵐州、瀕河皆漢汾陽縣地，唐嵐州合河縣治此，冀州西境也。禹貢「既修太原」，治汾水也。堯時黃水壅汾爲患，震及帝都。汾源出太原北之管涔山，流經太原境內，南入平陽。